

■新作聚焦

哲贵非虚构《金乡》： 赋形与虔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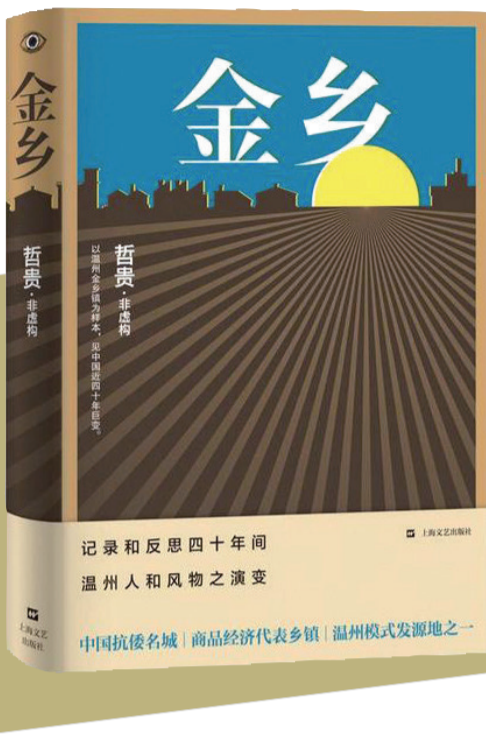
□金 理

温州商人、温州模式、温州炒房团……一般读者提到温州，总会想起诸如此类传奇标签；我们不妨携带着巨大好奇心开读这本以温州金乡镇为书写内容的非虚构作品。比如，温州遍地都是生意人，他们如何完成企业传承？哲贵特意写了一对父子企业家，父亲打拼下江山，儿子接过接力棒。然而两人性格迥异，一者波澜不惊，一者锋芒毕露。《金乡》中，哲贵特意通过同一位位上的不同坐姿来观察父子性格：父亲“身体微微前倾，双腿并拢”，儿子“双腿岔开，身体略略后仰”。儿子海归回国，满脑子崭新理念，父亲却早已奠定企业文化，于是摩擦难免发生，然而终究顺利完成交接棒。一般印象中，现代企业与家族继承背道而驰，前者的理性发展不应当依托于后者的血缘亲情。哲贵在此书写了一群企业家，然而于材料上有所取舍，很少见到从林中血淋淋的商战，反而将企业发展建立在浓厚的亲情、友谊与人情味上，朝向现代未必意味着一律打翻旧法，温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现代经济的创生提供了滋养，我们完全可以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来解读《金乡》，观察独有的伦理、教养和乡土如何影响到商业活动。

所谓“水土”，不仅是指客观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也是一方人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实践、精神品性与文化传统。这一“天地人”的互动，兴许正是哲贵安排“附录：金乡风物”的缘故。好几年前，哲贵邀我至温州穿街走巷时，一再提及陈亮与叶适。儒家之道无须从微妙处穷索，而应在日用常行中切实实用，道不远人，当依时顺势而发扬光大。浙东事功之学经历史传统、日常实践而融汇成温州独有的生活理念，出生于温州的人类学家项飙说，相比于学者、教授、知识分子这些名号，他自己更倾向的身份认同，一是温州大街上做打火机的手艺人（这是哲贵文学世界中的常客），二是“有乡绅气质的社会研究者”（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什么是“乡绅气质”？“乡绅会做伦理判断”，乡绅对于生活的伦理判断不完全是从四书五经上来的，而必须和平民百姓的实践理性对接。什么上得了台面，什么上不了台面，终要落到日常生活中过滤一遍。《金乡》中写一位金钦治老师，恰恰具备“乡绅气质”，金老师有过教师与校长的职业经历，但其最了不起的功绩，是1983年出任金乡镇党委书记。那是乍暖还寒的年头，人心思动，弄潮儿早已下水，但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雷区。当年还有“严打”，既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又要为弄潮儿们撑起保护伞，金老师如何做好父母官？“金钦治以办学习班为主，没有采取强制措施，没有给人留下污点，以后依然可以清白做人”，“当年学习班成员，许多人后来成了知名企业家”，他们终生感激金老师。灵活、低调、留余地、维系动态平衡的手法，走上与下、庙堂与江湖的气度，正是“乡绅气质”的展现。

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什么是“乡绅气质”？“乡绅会做伦理判断”，乡绅对于生活的伦理判断不完全是从四书五经上来的，而必须和平民百姓的实践理性对接。什么上得了台面，什么上不了台面，终要落到日常生活中过滤一遍。《金乡》中写一位金钦治老师，恰恰具备“乡绅气质”，金老师有过教师与校长的职业经历，但其最了不起的功绩，是1983年出任金乡镇党委书记。那是乍暖还寒的年头，人心思动，弄潮儿早已下水，但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雷区。当年还有“严打”，既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又要为弄潮儿们撑起保护伞，金老师如何做好父母官？“金钦治以办学习班为主，没有采取强制措施，没有给人留下污点，以后依然可以清白做人”，“当年学习班成员，许多人后来成了知名企业家”，他们终生感激金老师。灵活、低调、留余地、维系动态平衡的手法，走上与下、庙堂与江湖的气度，正是“乡绅气质”的展现。

让人过目难忘的人物还有叶文贵。《金乡》将其置于首章，不仅因其“温州第一能人”的名号，而且一举奠定全书人物小传的基调。1980年，叶文贵从知青落户的黑龙江返回金乡，怀揣创业挣来的巨款8万元。当年的知青能填饱肚子，平安回城已属不易，叶文贵居然一边劳作，一边通过研制、贩卖铁锹柄而掘得第一桶金。更让人吃惊的是，1989年，叶文贵造出了第一辆电动汽车，当时根本没有私家车的概念，更何况是电动汽车！直到28年后，中国政府才出台政策鼓励扶持电动汽车。也许步伐太过超前，叶文贵正是因为开发电动汽车而导致资金链断裂，这是他的滑铁卢吗？《史记·货殖列传》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富商巨贾作传，其中提到范蠡辅助越王勾践一雪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张文江先生赞誉此为“中国经济学或者商业学的最古老原理”，一流的商人从不与他人计较一城一



每一个人生中的丰富与活力、无奈与隐痛，都不可能
被作家的笔所穷尽。
细读书中“人物篇”，
你能体会到哲贵对于“度”的摸索与拿捏。在这一意义上，《金乡》既有笼天罩地的赋形能力，又是一部虔敬之书。

池的得失，第一义就是“与时逐”、与时代争胜，那是“自己跟自己竞争，完完全全就是怎样认识你的时代，怎样认识你自己”。（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就此而言，叶文贵从来没有失败。

《金乡》是一部具备“文学伦理”的非虚构作品。为一方水土与一方人赋形，总须凭强悍而宛转的笔触，总须以自身的文学观、价值观去加以整合，否则那满地碎片如何从泥土而跃然纸上。但是哲贵又时时警惕不要过度掺入自身判断，否则“金乡便成了我的金乡，那将是一座有序却单一的城邦，是一座只有我的标签和气息的城邦。我不要这样的金乡”。写一个人物，神情毕现，那么这支笔既要“以无厚入有间”，深入体贴人物物理的每一处褶

皱，又当“止于所当止”，知道下笔的限度。想起一个故事，沈从文去世后，晚年张兆和耗费巨大精力整理沈从文全集，全集出版之后，老太太很安静地讲了一句话，“其实我不了解从文”。这句话不动声色又如此震撼人心。他们是夫妻，风风雨雨携手走过，且又以研读文字资料的方式重新浏览过一遍身边至亲之人全部的生命历程，但最后还是承认“不了解”。然而恰恰这个“不了解”才是对人最大程度的尊重。每一个人生中的丰富与活力、无奈与隐痛，都不可能被作家的笔所穷尽。细读书中“人物篇”，你能体会到哲贵对于“度”的摸索与拿捏。在这一意义上，《金乡》既有笼天罩地的赋形能力，又是一部虔敬之书。

■评论

人性的弧光

——读罗伟章小说集《寂静史》 □李美皆

罗伟章的《寂静史》一书由《现实生活》《一种鸟的名字》《寂静史》等七个中篇小说组成，写孤独、隔膜、变异的人格以及压抑与绝望的暗涌，如何以各种刁钻的角度包围着我们的生活，所以，它又可以视为不同声部、同一主题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社会的异人志系列。罗伟章是具有高度创作自觉的作家，《声音史》和《寂静史》这种反小说的命名，彰显出他不随俗不从众的创作路径，他坚持与生活拉开距离来清醒洞见的创作立场。

《现实生活》塑造了一个阿甘式的白痴天才胡坚，他聪明过人，然而从小就喜欢躺着，所以给人一种废人的感觉。成人之后，胡坚依然给人一种随时随地要躺下去的印象，在妻子的眼里，他坐享其成，躺着就把人生完成了，而且不需要忍受痛苦的折磨，因为他的钝感力使他不可能知道妻子的秘密。然而，只是当上一个科长，胡坚似乎就睡醒了。他穿起了西装，意气风发，懂得了为领导按电梯并目送电梯上升，别人会做的他都会做了。当他躺着的时候，他的人格是站立的；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人格却躺下了。然而，社会认可的就是躺下的人格，这证明着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健全的人格需要健康的社会，罗伟章的社会批判含蓄而有力。

《月光边境》是一个希区柯克式的故事，也是一个个体孤立存在的寂寞史。密集人群中令人绝望的隔绝，是人与人之间常态。林娅是孤独的，同住的一对小男女虽然近在隔壁，却仿佛流放在两座岛上。面对四面楼上与她斜对的一个从不关窗帘的小伙子，却仿佛与她息息相关。她偷偷眺望他的生活，揣测他也是跟自己一样孤独的。移情别恋的前男友在她心里缔造了一个魔鬼，使她一直逃不开人性的咬噬。她曾经想给前男友移情别恋的对象泼一瓶硫酸，最终没有泼出去，当她收起心里的那瓶硫酸，准备享受一个男人的温情时，一瓶硫酸却在泼向她。男人的温情正是硫酸瓶子上的完美装饰。《月光边境》中呈现的人与人之间隔膜隔绝的状态，造成了令人无语而惊的“他人即地狱”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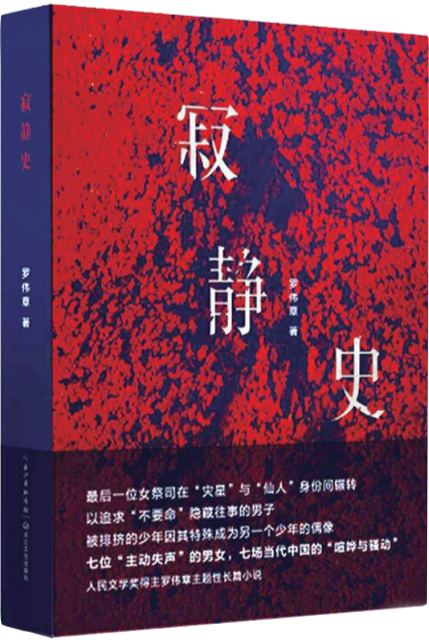
《越界》也是一个有着“他人即地狱”关系格局的小说。汤成民对女镇长垂涎三尺，女镇长为了显示自己的言出必果，

需要亲吻汤成民的猪。汤成民为了讨好女镇长，把猪训练出了直立行走的本事，使猪主动亲吻了女镇长。直立行走本是人的特征，却出现在猪身上，人和直立行走的猪之间，有着多大差距？匍匐爬行的人，又和猪有着多大差距？二者是人猪其名，都叫汤成民。这只不过是汤成民被圈养的猪，却比人更有勇气去追求自由，它固执地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它长出了獠牙，猎枪逼近时，一个声音高叫着：汤成民，快跑！这是自由的呼声。

《一种鸟的名字》对于人性之殇的表现入木三分，在波澜不惊中令人惊悚。李向志缺席的父亲被判定为国民党特务，在政治运动的年代，作为“特务婆娘”的母亲白天受尽凌辱，夜里还会有一个大胡子来到母亲和他的二人小床上。何以抵御恐惧与肮脏？她只有紧紧搂住小小的儿子，以逃避伤害。儿子是她最后一个干净安全的屋角，是她最后的救赎。然而，儿子用什么来救赎呢？那一切黑暗已经注入他的身心，却没有出口。当她向儿子寻求最后一丝洁净时，便使儿子变成了肮脏的载体，他再也无法洗净自己。他这一生一直在逃离中，然而又逃无可逃。这篇小说把李向志的人性变异置于日常当中，由偶然的发现劈开生活的表面，许多不经意背后的波谲云诡便层层曝光，令人不寒而栗。惊心动魄的扭曲凶杀，无处逃无可逃的痛楚，伤到了母与子人性的根本。小说对于失控的人性之恶的痛斥，同时也是有力的控诉和清算。

罗伟章非常着迷于寂静与声音的辩证与互证关系。《声音史》的主人公能从声音中听出寂静，从寂静中听出声音。《回忆一个恶人》中写监狱的声音与寂静，也是敏锐的神来之笔：到处都很静，静得能听见静的声音，围墙之内更是，分明只有两个人走路，却像来了一支队伍。由这样的文字你可以想象，罗伟章曾经站立于监狱的走廊上，谛听过无声的有声，才能传达出这样诡异又逼真的感觉。他写被驯服的囚犯看见监狱干部的儿子杨顺城走过来的那种恭敬，那种身体姿态与眼神，似乎都成了被奴化的机器，是“人”这个物种所难以呈现出来的。

中篇小说《寂静史》凝聚了罗伟章关于寂静的更多更深的思考。《寂静史》的主



角是林安平，由于出生时的异象，她被家人和村人排斥，只有逃向寂静的山沟岩洞。被寂静所养成的她，与此地古已有之的“巫文化”脉息打通了，一跃由“灾星”变成“仙人”，成为人人敬仰的最后一位女祭司。山水之间有寂静，还有尚好的人情，如果没有苍老慈爱的肖道长和备受欺凌善心犹存的年高姑的关爱，林安平的寂静史是无法完成的。林安平身上恍然存在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其实不过来自大化自然。透过这个人物及其置身的环境，罗伟章想让过去的回来，让文化潮流而上，回到寂静的自然根柢。好山好水好寂静，这是罗伟章执着寻求的理想之境。不同于老庄的虚静无为，他是在现代文明的激流中试图回溯，找到一个身心安妥的境地，这是对过快发展的商品经济社会的表态，也是对现代文明反噬性的警惕，这是一种积极而委婉的社会批判，也是对导致个人灵魂不适的大环境的抵触性表达。

阅读罗伟章的小说，也许你不会那么愉悦，但文学的价值与力道就在这种不愉悦中实现。从萨特到卡夫卡等大师之作，都向我们证明了：有思想力的文学，注定不是软媚的精神按摩。

■创作谈

- 一、写《金乡》是为了回顾历史。
金乡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比天津卫早10年,是为抗倭而建的军事设施。金乡作为军事功能的历史已经烟消云散,我要探讨的问题是:那段历史对于金乡及金乡人的意义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 二、写《金乡》是为了关注现实。
金乡是我们的金乡,是我们的现实。金乡所取得的每一份成绩,也是我们的成绩。金乡失去的每一块城墙,也是我们的城墙。当然,城墙也是现实。关注金乡的意义在于,她是热火朝天的,是蓬勃激扬的,是泥沙俱下的。可以这么说,她就是当下中国的缩影。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是当下中国的缩影。
- 三、写《金乡》是为了写他们。
“他们”指书中的金乡人,也指没有收录到书中的金乡人。我写他们的歌,写他们的笑,写他们的哭,也写他们的泪,写他们的成功,也写他们的失败。他们是金乡人,也是中国人。在他们身上,可以见到我们。
- 四、写《金乡》是为了写它们。
“它们”指的是金乡的山川河流,指的是这里的风土人情、传统与信仰,现在及未来。是它们哺育和成就了金乡人,所有金乡人身上和精神上都留有它们的印记。反过来也可以说,是金乡人造就了和展现了它们,它们和金乡人互为滋养关系,也互为印证关系。
- 五、写《金乡》是为了反思。
这些年来,金乡做对了什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当然也该反思,金乡人做错了哪些,哪些事情我们没做好,以及未来的可能性。
- 六、写《金乡》是为了立传。
我要为那些成功的英雄立传,更要为那些失败了的英雄立传。我要为那些消逝的传统立传,也要为那些濒临灭绝的手艺立传。我要为看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粒米、一滴水立传,也要为传说中的一个小故事、一段童谣、一个创举、一次低吟立传。
- 七、写《金乡》是写对生活的认识。
在金乡两年的行走和书写,让我对“生活”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我觉得,在金乡的“生活”是日常的,是及物的,是贴近和深入大地的,是与时代同步的。那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是脚踏实地的,也是展翅飞翔的。这使我对以前的“生活”产生了怀疑,怀疑那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是温室里的“生活”。
- 八、写《金乡》是为了想象。
想象战争从此息止,想象百姓安居乐业,想象历史可以重来,想象枯木可以再生,想象废墟可以重建,想象断水可以续流,想象荒地变成良田,想象田野里白鹭飞翔,想象河流里鱼虾畅游,想象鲤河水穿城而过,想象护城河宽阔如大江,想象一切美好事物的呈现,也想象所有的梦想花开。
- 九、写《金乡》是为了写未来。
是的,未来。既是想象的未来,也是现实的未来。

我写《金乡》的九个理由

□哲 贵

(上接第1版)

2018年10月17日,是全国第五个“扶贫日”。省作协机关干部一行十余人赴染沟村开展“扶贫润心,你我同行”联户扶贫工作,走村入户,与村民交谈,发挥扶智扶志的独特作用,引导广大贫困群众自强自立,战胜困难。他们还去毛坝镇、染沟村捐赠纪实文学《梁家河》及办公电脑等,向毛坝中学赠送图书300余册,举行小小作家班开班仪式,鼓励少年儿童热爱文学、立志成才。

省作协在染沟村举办表彰会议,表彰在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勤劳致富带头人、产业发展带头人、环境卫生整洁户、敬老孝老好儿媳好儿子、主动脱贫户五类共计26名先进典型,为群众脱贫鼓劲加油。

在新冠肺炎疫情较重时期,省作协第一时间向紫阳县政府捐赠11500元的抗疫物资,组织作协干部向染沟村捐款19400元。

2020年初,钱远刚带领陕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李锁成等在染沟村驻村调研,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并以现场办公形式逐一协调解决。

2020年6月初,省作协先后分三批赴染沟村开展扶贫活动,为贫困户购买鸡苗800余只,为驻村工作队配备办公电脑两台,直接和间接投入经费近4万元。结合紫阳县扶贫开发办发出的消费扶贫推介工作,省作协落实消费扶贫任务,在节庆福利和机关食堂采购中增加染沟村农产品,加大消费扶贫力度。

两年来,陕西省作协前赴染沟村慰问看望、举办活动十余次,投入扶贫经费和党员干部捐款共计120余万元。先后向村两委捐赠了部分办公用品、书籍,组织作家采访调研,宣传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春节前组织书法家访问染沟村,向包联贫困户赠送年货,义务写春联。进行交流座谈,并向镇、村两委捐建书架,帮助提升工作能力。建立健全新的驻村工作队和联络互动机制,打造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小学生方紫兰父母因故去世,和70多岁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家庭贫困,政府每月补助她800元。包联他们家的驻村扶贫干部屈尚文了解到,从未走出过紫阳县的她,不仅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并且热爱写作。屈尚文在与毛坝小学负责人交谈中获悉,当地有不少像方紫兰这样热爱文学的贫困家庭学生。2018年暑假,陕西省作协策划举办“文学为梦想插上翅膀——小

文学方阵进作协”主题活动,邀请方紫兰和染沟村部分小学生走进省作协文学陈列室、柳青文学馆、贾平凹文学馆、白鹿原影视城等地,将文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田。

在省作协的大力帮扶下,村民们更加坚定了战胜贫困的决心。他们外出打工,刻苦学艺,他们在村劳动,起早贪黑,他们遵循生态建设与发展,因地制宜,开展种植与养殖,打好土特产、养殖业这张牌,利用网络平台,做电商,搞销售,将大山里的绿色产品变为城里人餐桌上的稀罕物。

2020年,陕西省作协向染沟村派驻两名机关干部屈尚文、邢彤,二人常驻村里,两个月才回城一次,全天候为村民服务,随时协调和掌握染沟村脱贫攻坚情况。他们首先对省作协承包的20个贫困户进行集中走访,驻村以来共入户数十次,了解贫困户当前情况和存在困难,对家家户户的脱贫情况进行了指掌。

2020年6月中下旬以来,汛期来临,持续大雨,驻村干部参加了县镇两级安全防汛工作会议,对帮扶的20户进行摸底排查,详细登记,逐一走访查看,提醒贫困户克服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高防汛安全意识,确保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们深入林间地头同村民沟通交流走访调研,完成了《关于推进染沟村文化建设项目的报告》;重点对染沟村种养殖循环经济项目、香菇养殖产业进行考察调研,形成了内容详细、切实可行的《关于染沟村产业扶贫调研报告》。

目前,染沟村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扎实推进,阶段性任务如期完成,实现了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实现安全饮水、路网电网全覆盖。省作协对口帮扶的20户贫困户中,已有19户成功脱贫,1户两人纳入政府兜底扶贫。

作家贾平凹在《紫阳城记》中写到:目标往上,皆可上山。硬进而上,转身便下。只有登到顶上,更知来去之向,脉络形势。这段写于30多年前的文字,形象地诠释了当今脱贫攻坚艰辛而伟大的征程。

文化润心,文学助力,大山不再是阻碍,黄土地不只有贫瘠,风景优美、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深厚的三秦大地,正在焕发新的生机,摆脱贫困束缚,与祖国建设同频共振,共同谱写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宏伟乐章。

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启动

本报讯 丰子恺是我国著名书画家、散文家、艺术家,他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为纪念丰子恺的散文成就,传承华语文学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当代华语散文创作走向高峰,彰显丰子恺故里文化魅力,日前,由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政府、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正式启动,并面向全球范围征集散文作品。

据介绍,本届评奖的征稿时间为2020年9月1日至11月20日,全球所有散文写作者均可提交作品。作品要求体裁为散文,内容不拘,怀旧、祭念、记人、记事均可,须有真情实感,字数1万字以内,且未公开发表过。大赛组委会将邀请有关方面专家组成评委会负责作品评审,最终评选出丰子恺散文奖特别奖1篇、丰子恺散文奖5篇、丰子恺散文奖评委会奖10篇。

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由桐乡市委宣传部、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桐乡市文联协办,桐乡市石门镇人民政府、桐乡市作协、桐乡市侨联、子恺传承(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丰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评奖办公室设在《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欣 闻)